

巨恐怖，各方面对马克思的及共产主义的进一步发现！

目录

真实历史！马克思支持英国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图） 1

独家 惊天重大发现 一切中国问题的疑惑迎刃而解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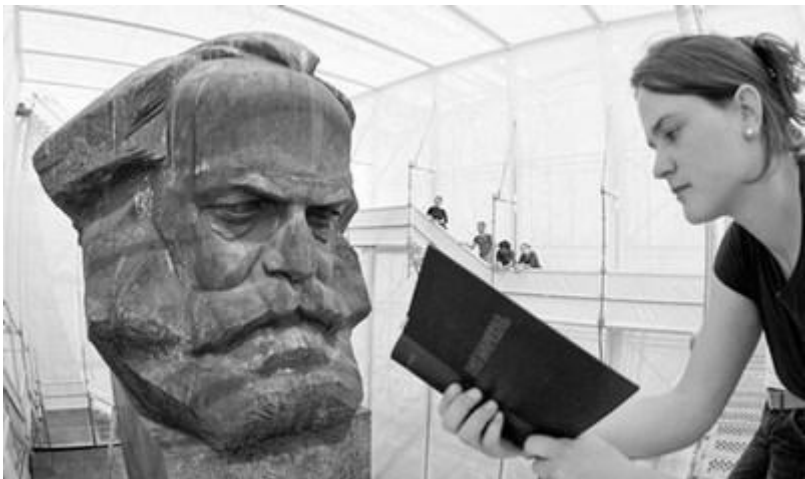
全新角度看中共 内部高层大屠杀怪象都恍然大悟 ——横河：换个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49

 首发：隐藏了 71 年的骇人惨案！ 55

苏联内部的隐秘宗教行为 55

真实历史！马克思支持英国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图）

Finder



马克思害中国不浅！

【人民报消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30 岁时从德国移民到英国。

英国殖民主义宣传者史密斯辩称，人类的进步是依靠大英帝国的扩张、在全球散

布“自由市场”来推动的。

另一种为英国殖民主义所作的类似辩护则是由卡尔·马克思推动的。马克思被称为英帝国主义的反对者，是名不符实的，因为他的著作故意利用人们的不满来煽动、操纵群众。马克思 30 岁时从德国移民到英国，并成为第一个被英国首相帕默斯顿愚弄的人。

马克思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化”的辩护者，这一点，在他为大英帝国对印度的掠夺辩护时，便已十分明显了。马克思以马基维利主义（Mandevillian）来作辩护，即，因为“资本主义”优于“东方的专制政治”，虽然英国殖民主义的行动和意图是邪恶的，英国的殖民主义却使印度受益！

更为明显的是马克思为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辩护。在许多关于世界革命可能性的虚张声势中，马克思赞美鸦片战争把中国投入大混乱状态。他声称英国是在推进中国的文明，通过消灭中国的古老文化，打开中国的门户来迎接国际经济。他甚至赞许地报导，英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这么多失业人口，这样中国难民才能被用来在全世界做奴隶工。

卡尔·马克思在 1853 年 7 月 2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无论他们认为是什么社会、宗教、朝代、或国家形态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过往十年来的慢性反抗，以及现在聚为一体的强大变革，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这才有了在加州和澳洲黄金吸引下急速开展的交流活动（指中国奴工被“卖猪仔”到外国采金矿）。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生命血液——银币，便开始被吸取到英属东印度了。

在当时的英国，主流民众狂热地支持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有游行示威反对），作为此等种族主义的反映，马克思为英国强迫中国吸毒一事辩护道：

“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

马克思甚至辩称，中国人有一种对鸦片的爱好：

“真的，中国人放弃鸦片，比德国人戒掉烟草更难。”

英文摘自：

Adam Smith and Karl Marx: Apologists for the Empire's "Globalization" & Karl Marx Defends British Opium War

http://american_almanac.tripod.com/opium.htm

Smith, a propagandist for British colonialism, argued that human progress was advanced with the spread of this "free market" globally,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独家 惊天重大发现 一切中国问题的疑惑迎刃而解

【阿波罗新闻网 2011-01-20 讯】

作者：阿波罗新闻网独家发表

 [打印版](#) [图片版](#) [PDF](#)

修订者感言：我们更正了英文翻译的瑕疵，关键部分对照了马克思的德文原文。我们在搜寻文中人物中文名字的同时，赫然发现这些人都在中文世界中大名鼎鼎。初读是目瞪口呆，修订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看来不仅是马克思成魔，而是马克思周围有个成魔群体。当今中国，还在马克思接班人的涂炭中，此次修订，对我们看穿中共，探索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醍醐灌顶之效。您看第二遍，可能比我们感受更深。

修订者感言：我们更正了英文翻译的瑕疵，关键部分对照了马克思的德文原文。我们在搜寻文中人物中文名字的同时，赫然发现这些人都在中文世界中大名鼎鼎。初读是目瞪口呆，修订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看来不仅是马克思成魔，而是马克思周围有个成魔群体。当今中国，还在马克思接班人的涂炭中，此次修订，对我们看穿中共，探索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醍醐灌顶之效。您看第二遍，可能比我们感受更深。

Author: Richard Wurmbrand (理查德·沃姆布兰德)

Finder 独家来稿

阿波罗新闻网最后修订

<http://aboluowang.com>

1. 马克思少年时最初信仰基督教

2. 马克思学生时代的后期
开始背离基督教 仇恨人类 渴望向上帝复仇
3. 马克思 18 岁时著《Oulanem》剧本显示
与撒旦签约出卖灵魂 打上撒旦印记 为撒旦代言 让全人类下地狱
4. 马克思父子通信讨论灵异之事
父：只有你的心有人性地跳动 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 我才能快乐
5. 女儿 Eleanor 的回忆录揭示马克思与魔鬼的协定
6. 马克思的交友和对其的影响 崇拜魔鬼 朋友中都是这样的人
7. 魔教徒混乱的私生活 马克思不例外
告密同志 女佣成女奴性奴 私生子塞给恩格斯 二女崩溃自杀
8. 恩格斯始信上帝 被鲍威尔和赫斯转化 与马克思联手
9. 让所有人下地狱 毁灭一切 犹太人马克思反犹反各国各民族
10. 马克思断言无产阶级：蠢蛋、恶棍、屁股
11. 马克思侮辱黑人：白痴、黑鬼
12. 马克思竟然拥护美国奴隶制
13. 魔教徒马克思敬畏上帝 在绝望中死去
马克思的秘密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知道
14. 马克思的追随者列宁 同样存在秘密
15. 共产国际总书记 Bukharin（布哈林）
渴望成为敌基督 根据启示录 坚称他的母亲自认曾是妓女
16. 马克思的追随者斯大林 被同志称为魔鬼 对上帝隐蔽的尊敬
告密同志 笔名恶魔 斯大林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
17. 更多的魔教追随者 在世界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和恐怖分子头目中

18. 马克思魔教的目标：“永远的革命”
恩格斯：谋杀变成了家常便饭 多么壮丽啊
19. 反基督教与迫害基督徒
20. 撒旦魔教的印记：为杀而杀 无人例外

《Marx and Satan》作者简介



Richard Wurmbrand

Richard Wurmbrand（理查德·沃姆布兰德），生于1909年3月24日，卒于2001年2月17日，是一位罗马尼亚基督教牧师和作家。由于领导地下教会活动，于1948年被罗马尼亚共产党囚禁并遭受酷刑折磨。于1964年获释，其后流亡并定居美国。曾出版18本英文著作，其中包括《Marx and Satan》和《Tortured for Christ》等。详见 [wikipedia.org](https://www.wikipedia.org)。

译者及修订者注：

*本文译自 Richard Wurmbrand（理查德·沃姆布兰德）所著，由 Crossway Books 图书公司于1986年出版的《Marx and Satan》一书，另外还参考了 Richard Wurmbrand 所著《Was Marx a Satanist?》一书，以及《The Cult of Marx - its origin in Satanism》等文章。

*本文谈及的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作品，很多都可以在设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网站 www.marxists.org 中查到。本文所有参考链接均来自这个网站。

*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作品有多个英译本，字句稍有出入，但大意相同。另外，部分翻译参考了德文原本。

*目录和小标题为修订者所加。

名词简释：

Satan——撒旦，是犹太基督系（Judeo-Christian）宗教里的恶魔之王。

Lucifer——路西弗，堕落天使。在英文中通常指撒旦。详见 wikipedia.org。

Abyss——无底地狱。佛教中亦有阿鼻地狱（Abichi Hell）之说。

马克思主义源自一个撒旦教秘密组织——很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这一点。

马克思少年时最初信仰基督教

马克思早年是一名基督徒。马克思第一部知名作品叫《基督徒们依据约翰福音 15:1-14 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及其影响》。里面有这样的话：“因此，与基督的合一体现在我们同祂最亲密，最为重要的交流之中，体现在我们把祂置于我们的眼前和心中，体现在我们充满了对祂崇高的爱。同时我们对我们的弟兄敞开胸怀。这些弟兄因祂的安排而同我们紧密相连，祂也为我们的弟兄牺牲了自己。”

可见马克思知道人们表达兄弟情谊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基督教。

以上引用自：

《基督徒们依据约翰福音 15:1-14 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及其影响》全文：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marx/1835chris.htm>

对应之文字：

Thus, union with Christ consists in the most intimate, most vital communion with Him, in having Him before our eyes and in our hearts, and being so imbued with the highest love for Him, at the same time we turn our hearts to our brothers whom He has closely bound to us, and for whom also He sacrificed Himself.

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与基督的合一，使我们的内心得以升华，使我们在苦难中得到慰藉，使我们拥有内心的平静，使我们心灵敞开热爱全人类及一切高尚与伟大。而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野心或对声名的渴望，而仅因为基督。”

以上引用自：

详见：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marx/1835chris.htm>

对应文字：

Therefore union with Christ bestows inner exaltation, consolation in suffering, calm assurance, and a heart which is open to love of mankind, to all that is noble, to all that is great, not out of ambition, not through a desire for fame, but only because of Christ.

几乎与此同时，马克思在《一个年轻人在择业前的思考》中写道：“宗教本身教导我们，那个众所效仿的至高完美的生命为全人类牺牲了自己。谁敢否认这一点？若我们选择的职业，能让我们为了全人类而努力工作，我们就不会在任何压力与重负面前低头，因为这压力与重负正是我们为了众生的福祉所作的牺牲。”

以上引用自：

《一个年轻人在择业前的思考》全文：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marx/1835-ref.htm>

对应文字：

religion itself teaches us that the ideal being whom all strive to copy sacrificed himself for the sake of mankind, and who would dare to set at nought such judgments? If we have chosen the position in life in which

we can most of all work for mankind, no burdens can bow us down, because they are sacrifices for the benefit of all.

马克思从高校毕业时，他的文凭里注明了他的宗教知识：“他的基督教理知识，是明晰、且相当有根基的。而且，他对基督教会的历史非常了解。”

马克思学生时代的后期

开始背离基督教 仇恨人类 渴望向上帝复仇

然而，马克思获得文凭不久，一件非常灵异之事发生了。在 Moses Hess（莫泽斯·赫斯）于 1841 年把马克思导向社会主义信念之前，他已成为一名热烈的无神论者。这种性格转变，在其学生时代的后期表现出来。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后期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六次重复了“毁灭”一词——他的同学没任何一人在考试中使用此词。于是，“毁灭”成了马克思的绰号。对于马克思来说，想要毁灭是相当自然的，因为他说人类是“人类垃圾”，又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那时，马克思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渴望向上帝复仇。” 马克思相信上帝确实存在，虽然上帝从未伤害他，他却要与祂争斗。马克思生于一个较富裕的家庭，他在童年时从未挨饿，在学生时代的生活又比他的朋友们好得多。那么，这可怕的对上帝的仇恨从何而来？其私人动机尚未可知。或许，作此宣言时，马克思是“另一位”的喉舌？

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年青人有着服务世人的美好理想，同时为自己未来的事业而努力。然而年轻的马克思却在《绝望者的魔咒》一诗中写道：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
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
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
我剩下的只有恨仇。
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
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
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
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
以健康观点看待世界的人，
将会转变，变得惨白和死寂。
他被盲目和寒冷的死亡所占据，
将给他的快乐准备坟墓。”

以上引用自：

* 《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全诗英文版：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verse/verse11.htm>

马克思梦想毁灭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他在另一首诗（这就是后面提到的《人之傲》）中写道：

“那时我将如神一般，
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
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以上引用自：

此诗另一英译本全文：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verse/verse20.htm>

对应诗句：

Like unto a God I dare
Through that ruined realm in triumph roam.
Every word is Deed and Fire,
And my bosom like the Maker's own.

坐于王座上的“那一位”，将散布极端的痛苦与恐惧——这个自白和“我将在上苍设立我的王座”一句，使我们想起了路斯弗（Lucifer，在英文中通常指撒旦）的骄傲之言：“我要升到天上，在神的众星之上，我将设立我的王座。”（圣经·旧约·以赛亚书 14:13）

而曾是马克思密友的 Bakunin（大陆译为巴枯宁）写道：

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的地步。

马克思 18 岁时著《Oulanem》剧本显示：

与撒旦签约出卖灵魂 打上撒旦印记 为撒旦代言 让全人类下地狱

为何马克思想要这样一个王座？

马克思在其学生时代写的一个剧本中有着答案。这个剧本叫《Oulanem》。要理解这个剧本名，且看如下一段题外话。

撒旦魔教有一种宗教仪式叫“黑色弥撒”。在此仪式中，撒旦魔教祭师于午夜时进行念诵。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着长袍，照着祈祷书念诵，但念诵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上帝、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个从教堂偷来的圣饼被刻上撒旦之名，用于仿冒的圣餐仪式。在这“黑色弥撒”中，一部《圣经》会被焚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不做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

与此黑色弥撒如出一辙，“Oulanem”就是将圣名“Emmanuel”调乱来写。“Emmanuel”是耶稣在《圣经》里的一个名字，其希伯来文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黑魔法认为这种颠倒之法是有效的。

以上引用自：

马克思的作品《Oulanem》，可以在马克思主义者建的网站上查到：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verse/verse21.htm>

不过这只是第一场戏，后面的内容迟迟没有放上网。

要理解《Oulanem》这个剧本，我们必须依靠马克思的一个奇异自白。在《演奏者》一诗中，马克思写道：

“啊！我将黑血之剑，
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
这是上帝不用不喜之术，
它从地狱的黑雾里升腾入脑，
令头脑痴迷，令心魔变；
我从黑暗手中将它换来！
它为我打着拍节，画下印记，
我奏响浑厚、美妙的死亡进行曲。”

以上引用自（并参考了德文原文做修订）：

*《演奏者》（The Fiddler/Nidler）另一英译版：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marx/1837-wil.htm#fiddler>

在这个版本里，相关诗句如下：

“How so! I plunge, plunge without fail
My blood-black sabre into your soul.
That art God neither wants nor wists,
It leaps to the brain from Hell’ s black mists.
Till heart’ s bewitched, till senses reel:
With Satan I have struck my deal.
He chalks the signs, beats time for me,
I play the death march fast and free.”

这个版本更清楚地显示，**马克思承认他与撒旦签了契约。**

这些字句有特殊含义：在撒旦教的晋阶祭仪中，一柄施了巫术、能确保成功的剑，会被卖给晋阶者。而晋阶者付出的代价，就是用他血管里的血在恶魔契约上签字，于是，在他死后，他的灵魂将属于撒旦。

下面再引用《Oulanem》剧本中的文字：

“他们也是 Oulanem, Oulanem,
这犹如死亡的名字，鸣响、鸣响，
直到它在卑微的蠕动者中消褪。
停止吧，现在我已拥有它！它从我的灵魂升起，
如空气般清晰，如骨骼般坚硬。
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
将以暴烈之势，
握住并抓碎你。
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
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
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 ”
(注：此修订参照了德文原文。)

马克思在高校所学的圣经中说，魔鬼被一位天使投入无底地狱之中（圣经·启示录 20:3）。这无底地狱是预备给魔鬼和堕落天使的，马克思却想将全人类投入这地狱之中。

在这个剧本里，谁在代表马克思说话呢？从这个年轻人之言，我们有理由这样构想：**他梦想人类会堕入无底地狱，而他自己，则会大笑着尾随那些被无神论诱骗的人们。除了撒旦教会的晋阶祭仪之外，世上没有任何地方会有这种理念。**

在《Oulanem》剧本里，马克思写道：

“毁灭，毁灭。我的时候已到。
时钟停止了，那微小的宇宙倒塌了。
很快我将紧抱永恒，
并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

马克思喜欢复述哥德的《浮士德》中恶魔 Mephistopheles（梅菲斯特）的话：
“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 **一切——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马克思喜欢引用这话，而斯大林则忠实执行之，甚至连他自己的家庭都毁掉了。

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Oulanem，这个通过马克思来发言的“他”，并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众魔而言，“永恒”意同“苦刑”。正是因此，众魔指责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来让我们受苦吗？”（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8:29）

马克思也有类似的不安。他写道：

“哈！永恒！她是我们永远的痛，
是无法描述、无法衡量的灭亡！
她是为蔑视我们而被造的可憎之物，
我们本身，作为时钟机器，盲目地作机械运动，
我们生来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愚蠢日历，
除了昙花一现然后毁灭，别无目标。
因此，必须去毁掉一些东西。”

我们开始明白青年马克思身上发生什么了。他曾经有基督教信念，但并未付诸实践。他与其父的通信证实，他挥霍大量金钱用于享乐，并因其挥霍和各种事情经常与家长争吵。随后他似乎接受了一个极秘密的撒旦魔教的信条和教义，并参加了入教仪式。

撒旦能在其教徒纵欲狂欢的迷幻中显现，并能通过他们的嘴说话。当马克思宣称：“我要向上帝复仇”时，他显然就是撒旦的代言人。

让我们看看《Oulanem》剧本的结尾吧：

“哈！在火轮上受刑之时，我必须愉快地在这永恒之环上跳舞；
如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

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在我和无底地狱之间，显得过于庞大，
我要用我持久的诅咒，将它击成粉末。
我要在它粗糙的现实周围投掷武器，
拥抱着我，这世界将哑然死去，
然后堕入绝对的虚无，
毁灭、不复存在 —— 那才是真正的活着。”

***据我所知，在著名作家中，只有马克思称自己的作品为“屎”、“污秽之书”。**
他自觉、蓄意地将秽物给予他的读者。怪不得他的某些信徒，比如罗马尼亚和莫桑比克共产党，强迫囚犯们吃自己的屎尿。

【*修订者注：此处的“我”即为《Marx and Satan》一书的作者 Richard Wurmbrand（理查德·沃姆布兰德）本人。】

在《Oulanem》里，**马克思做了魔鬼所做的事：他诅咒全人类下地狱。**

《Oulanem》这种剧本，可能是世上唯一的：在它里面，所有角色都确知他们的罪孽并纵情狂欢，如同过节日一般。那里没有黑与白，没有 Claudio、Ophelia、Iago、Desdemona。在这剧本里，一切都是黑暗的，而且所有人都表现出恶魔 Mephistopheles（梅菲斯特）的性格。里面的所有祈祷都是邪恶的，注定要被毁灭。

【修订者注：Claudio（克劳迪奥）是莎士比亚的剧作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的人物。Ophelia（奥费利娅）是莎士比亚的剧作 Hamlet（哈姆雷特，又译王子复仇记）中的人物。Iago（依阿戈）和 Desdemona（黛丝德蒙娜）是莎士比亚的剧作 Othello（奥赛罗）中的人物。】

马克思写作《Oulanem》时，这位年轻的才子仅 18 岁。此时，他一生的计划已经制定。他根本不想为人类、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服务。他只想毁灭这个世界，以人类的恐惧为基础，建起他自己的王座。

马克思父子通信讨论灵异之事

父：只有你的心有人性地跳动，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我才能快乐

在此时期，卡尔·马克思与其父的通信中，出现了一些灵异字句。马克思写道：

“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

这些话写于 1837 年 11 月 10 日，此前，这位年轻人已被承认为基督徒。他曾公开宣称基督住在他的心中，谁知没过多久就变成这样。是什么新的灵取代了基督的位置呢？

以上引用自：

此信全文：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letters/37_11_10.htm

请查找这一句：

A curtain had fallen, my holy of holies was rent asunder, and new gods had to be installed.

另外，信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下来，直到我和疼爱我的你在一起。”

A real unrest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me, I shall not be able to calm the turbulent spectres until I am with you who are dear to me.

马克思的父亲回复道：

“对于这非常灵异之事有一种解释，但我强忍着不去作这种解释，尽管它貌似颇为可疑。”

这件灵异之事是什么？马克思的传记作家们都不曾解释过这些奇异的话。

1837 年 3 月 2 日，马克思的父亲写信给马克思道：

“你的进步，有朝一日的功成名就，和在世上的幸福，这些并非我心中唯一的期望。它们曾是我长期的幻想，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它们的实现并不能使我快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地跳动，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

以上引用自：

此信全文：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letters/papa/1837-fl2.htm>

请查找：

Only if your heart remains pure and beats in a purely human way, and no demonic spirit is capable of estranging your heart from finer feelings -- only then would I find the happiness.

对于这位曾自认为基督徒的年轻人，他父亲为何突然表现出担忧，怕他受到魔的影响呢？是因为他在 55 岁生日时收到的他儿子当作礼物送来的那些诗吗？

以下摘自马克思的诗《关于黑格尔》：

“我的所有教言皆已混杂，变成魔鬼般的混浊。
因此，任何人随便怎么想都可以。”

以上引用自：

《关于黑格尔》（On Hegel）的一种英译版：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verse/verse15.htm>

以下摘自马克思的诗《关于黑格尔》：

“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
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
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祂’那样。”

“Because I discovered the highest,
And because I found the deepest through meditation,
I am great like a God;
I clothe myself in darkness like Him.”

在马克思的诗《苍白少女》中，他又写道：

“因此，我已失去天堂，
我确知此事。
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
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以上引用自：

《苍白少女》（The Pale Maiden）全诗英译：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verse/verse24.htm>

“Thus heaven I’ ve forfeited,
I know it full well.
My soul, once true to God,
Is chosen for hell.”

马克思早年对艺术有傲然的抱负，他的诗词、剧本，对于探索其内心世界相当重要。

马克思是所有神明的死对头——一个以自己灵魂为代价，从黑暗之王那里买了一把剑的人。

女儿 Eleanor 的回忆录揭示马克思与魔鬼的协定

马克思的女儿 Eleanor 写了一本书，名叫《摩尔人与将军——马克思与恩格斯回忆录》。她说，在她小时候，马克思给她和她的姐妹们讲了许多故事。她特别喜欢的故事与一个叫 Hans Röckle 的人有关。这个故事被连续讲了几个月，似乎永不完结。Hans Röckle 是一名巫师，他有一间玩偶商店，并有巨额负债。他是巫师，但他经常缺钱，因此，无论他是否情愿，他必须将那些可爱的玩偶一个接一个地卖给魔鬼。Eleanor 写道，这个故事中的一些情节颇为恐怖，简直令她汗毛倒竖。

Robert Payne 在其《马克思》一书中，通过引用 Eleanor 的话道出了详情：可怜的 Röckle 巫师极不情愿卖掉他的玩偶，他总是把玩偶保留到最后一刻；然而，由于他与魔鬼有一个协定，他无法逃避。

这位传记作家评论道：“我们可以猜想，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就是马克思的自传。有时他似乎意识到他在行使魔鬼的职责。”

马克思的交友和对其的影响

崇拜魔鬼 朋友中都是这样的人

马克思完成《Oulanem》和其它早期诗作时（在诗中马克思自己承认与魔鬼签了契约），他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理念，甚至还激烈反对之。那时他是一本德语报纸

《Rheinische Zeitung（莱茵报）》的主编，这本杂志“不承认当前形式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有效性，更不用说希望将其付诸实践？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但在此之后，马克思遇见了 Moses Hess（莫泽斯·赫斯），此人在马克思一生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正是他把马克思导向了社会主义理念。

在给 B. Auerbasch 的一封信（1841）中，Hess（赫斯）称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更可能是唯一的，当代哲学家……马克思博士非常年轻（最多 24 岁），他将给予宗教和哲学终极打击。”可见，其首要目标是打击宗教，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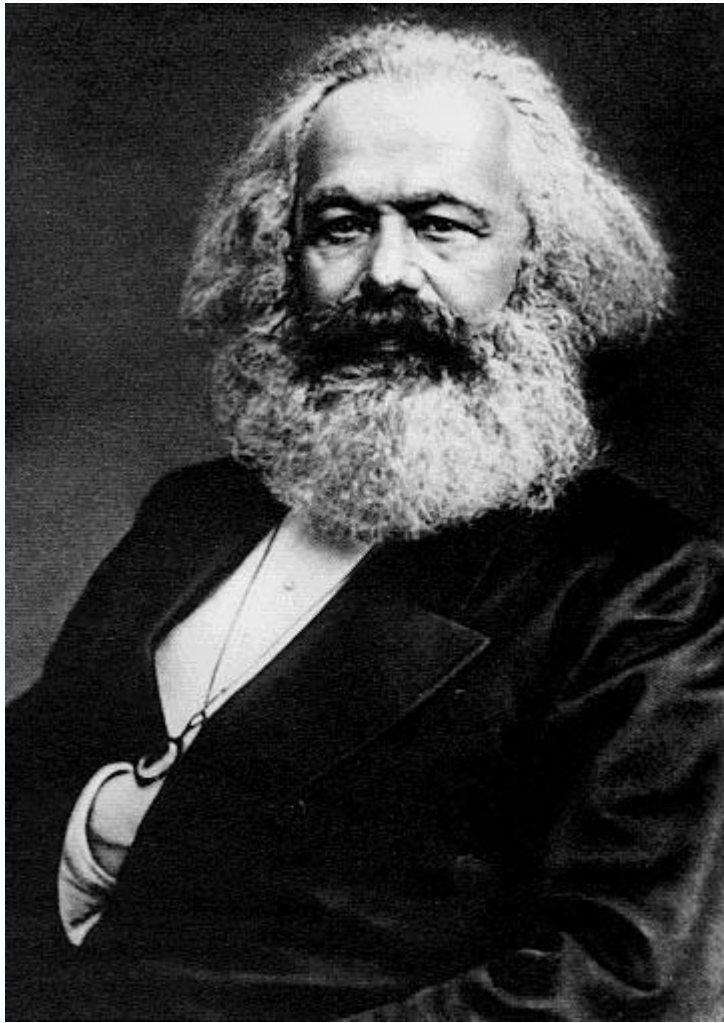
实际上，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而且不堪听闻上帝。社会主义只是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去实现撒旦理想的圈套而已。

马克思那时的另一个朋友 Georg Jung 于 1841 年更清楚地写道，“马克思必将把上帝赶出天堂，而且还要控诉祂。”

最后，马克思干脆否认造物主的存在。

如果造物主不存在，那就没人给我们诫律，我们也无须为任何人负责了。马克思的宣言“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确认了这一点。

在马克思的年代，男人通常会留胡子，但式样与马克思不同，而且不会留长发。马克思的外形风格是 Joanna Southcott 的信徒的特征。Joanna Southcott 是一个撒旦教组织的女祭师，她自称能与恶魔 Shiloh 通灵。



（卡尔·马克思，图片取自 wikipedia.org。）

她死于 1814 年，约 60 年后，一件奇事发生了：

一名战士,James White,加入了 Southcott 的信徒们在 Chatham 城的组织。James White 曾在印度服务一段时间，然后回来并取得本地的领导权。他进一步发展了 Joanna 的教义，使之带有共产主义色彩。

马克思较少公开谈论形而上之事，但我们可以从他交往的人那里，收集他观点。他在“第一国际”的一名同事，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Mikhail Bakunin（大陆译为巴枯宁），曾在 *God and the State* 一书中写道：

“那邪恶之尊，就是撒旦对上帝的反叛，在此反叛中，人类的解放遍地开花，这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标识自己身份的用语是：‘以那位被错误对待的尊者的名义’。

撒旦，永恒的反叛者，是第一个自由思想家和救世主，它使人因其卑劣的无知和顺从而羞耻；撒旦解放了人，在人的额头上盖上解放和人性的印记，使人反叛并吃了知识之果。”

“The Evil One is the satanic revolt against divine authority, revolt in which we see the fecund germ of all human emancipations, the revolution. Socialists recognize each other by the words ‘In the name of the one to whom a great wrong has been done.’

Satan is the eternal rebel, the first freethinker and the emancipator of worlds. He makes man ashamed of his bestial ignorance and obedience; he emancipates him, stamps upon his brow the seal of liberty and humanity, in urging him to disobey and eat of the fruit of knowledge.”

Bakunin（巴枯宁）不仅赞颂路斯弗（Lucifer，在英文中通常指撒旦），他还有具体的革命计划，不过，这计划并不会解救被剥削的穷人。他写道：

“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是一种创造性的激情。”

“In the revolution we will have to awaken the Devil in the people, to stir up the basest passions. Our mission is to destroy, not to edify. The passion of destruction is a creative passion.”

马克思和 Bakunin（巴枯宁）一起建立了“第一国际”以支持这一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认为法律、道德、宗教信仰是“众多资产阶级的偏见，这些偏见的背后，隐藏着同样众多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以上引用自：

《共产党宣言》英文版：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ch01.htm>

Bakunin（巴枯宁）又揭示，Proudhon（普鲁东），另一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当时也是马克思的朋友，同样崇拜撒旦。Hess（赫斯）把马克思介绍给了 Proudhon。Proudhon 的发型样式与马克思一样 — 这是 19 世纪的 Joanna Southcott 撒旦教派成员的典型特征。Proudhon 同样写了一些亵渎神明和召唤撒旦的作品。



(Pierre-Joseph Proudhon 的画像。图片取自 wikipedia.org。)

德国著名诗人 Heinrich Heine（海因里希·海涅）是马克思的又一位亲密朋友。此人也是一名撒旦崇拜者。他写道：

“我呼唤魔鬼，于是它就来了，
带着惊奇，我细察它的面孔；
它不丑，也不残缺，
它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



(Heinrich Heine 海因里希·海涅。图片取自 wikipedia.org。)

“马克思对海涅大为崇拜……他们的关系温暖而真诚。”

马克思为何崇拜海涅？也许因为他的如下撒旦教思想吧：

“我有一个愿望……我门前有一些美丽的树，若亲爱的上帝想让我全然快乐幸福，祂应赐给我这样的欣喜：让我看到我的六七个敌人被吊死在这些树上。怀着慈悯之心，在他们死后，我将宽恕他们此生对我做过的错事。是的，我们必须宽恕我们的敌人，但并非在他们被吊死之前。

我并不是报复狂。我可以爱我的敌人，但只有在他们遭受报复之后，我才能爱他们。那时我才能对他们敞开心扉。因为，未报仇之前，苦涩会留在人的心中。”

一个正直的人，会和有这样想法的人成为密友吗？

但马克思周围都是这样的人。Lunatcharski（卢那察尔斯基），一位曾任苏联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在《社会主义与信仰》中写道：马克思抛弃了与上帝的一切联系，却把撒旦放到了行进中的无产阶级队伍之前。

在此，有必要强调一下：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虽然反上帝，但并非当今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无神论者。他们公开谴责、谩骂上帝，但他们知道他们所憎恨的上帝确实存在。他们挑战的不是上帝的存在，而是祂的至高无上之位。

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改组、或革新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

“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
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
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没，
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喜悦。

那时我将如神一般，
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
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以上引用自：

此诗全文：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verse/verse20.htm>

在此译本中，对应之诗句为：

Then the gauntlet do I fling
Scornful in the World's wide open face.
Down the giant She-Dwarf, whimpering,
Plunges, cannot crush my happiness.
Like unto a God I dare
Through that ruined realm in triumph roam.
Every word is Deed and Fire,
And my bosom like the Maker's own.

只有这些诗明确表现了马克思的撒旦教思想吗？我们不知道，因为马克思的手稿守护者们，对马克思的大量作品仍然保密。

在《叛逆者》一书中，Albert Camus（阿尔贝·加缪）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 30 卷作品从未出版，其内容恐怕并不像一般人所了解和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读了这些，*我让我的一位秘书给莫斯科的马克思学院写信，以了解这位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话是不是真的。

*我收到了回信。信中，马克思学院的副主任，M. Mtchedlov 教授一方面说 Camus（加缪）在撒谎，但同时又承认了马克思的作品共有 100 卷之多，其中只有 13 卷被公开印发。他为此找了一个荒谬的籍口：第二次世界大战阻止了其余各卷的出版发行。然而，Mtchedlov 教授的这封回信写于 1980 年，即大战结束 25 年之后。而且，前苏联国家出版社无疑有充足的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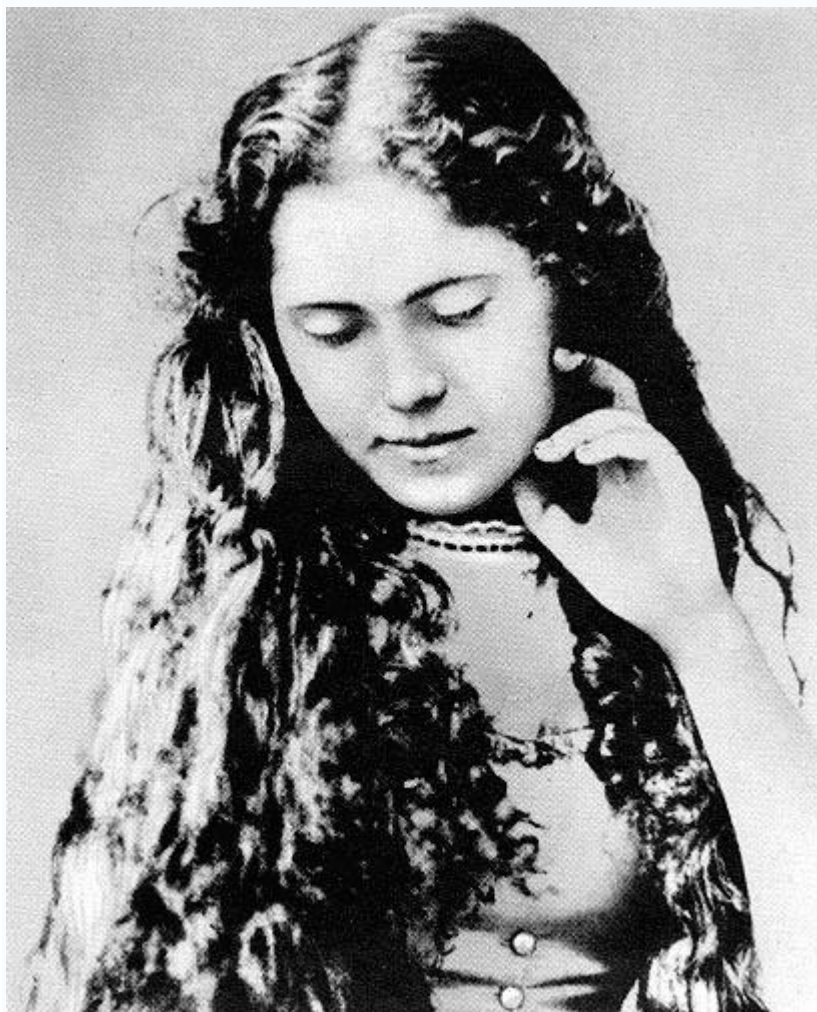
【*修订者注：此处的“我”即为《Marx and Satan》一书的作者 Richard Wurmbrand（理查德·沃姆布兰德）本人。】

魔教徒混乱的私生活 马克思不例外

告密同志 女佣成女奴性奴 私生子塞给恩格斯 二女崩溃自杀

所有活跃的撒旦教徒都有混乱的个人生活，马克思也不例外。

Arnold Kunzli 在《卡尔·马克思心志》一书中写道：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了，另外三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马克思的女儿 Laura 嫁给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Lafargue，她埋葬了自己的三个亲生骨肉，然后与丈夫一起自杀。另一个女儿 Eleanor 决定和她丈夫做同样的事，她死了，而他丈夫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



（马克思的女儿 Laura，图片取自 wikipedia.org。）

马克思从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养家，虽然以他对多种语言的掌握，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相反，他靠向恩格斯乞讨而活。马克思和他的女佣 Helen Demuth 有一个私生子，后来他把这孩子栽赃给恩格斯，恩格斯则接受了这一喜剧安排。马克思酗酒严重——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 Riazanov 主任在《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家》一书中承认了这一事实。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 Jenny von Westphalen，图片取自 wikipedia.org。）



（马克思的女仆 Helen Demuth，图片取自 www.marxists.org。）

Eleanor 是马克思最喜爱的女儿。他叫她“Tussy”并常说“Tussy 就是我”。当恩格斯临终时告诉她关于马克思有一个私生子的丑闻时，她崩溃了。正是此事导致了她的自杀。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斥责资本家“占有在他们支配下的无产者们的妻女”。如此的伪善和表里不一正是马克思人格的写照。

（相关资料——马克思与其女仆 Helen。人们看到马克思全家郊游，都会有个女仆 Helen，鸵鸟般负重，杯盘、食物、野餐用具，一应俱全伺候。法国左倾作家罗兰曾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篇小说里描写欧洲小贵族家庭女仆的惨境：白天过度劳累，夜间还要严防男主人骚扰，终于难逃魔掌，怀孕又怕女主人知晓，穿肥大衣服坚持操劳，终于早产，把婴儿生在地板上，血流如注。左倾作家想不到笔下的流氓主人竟远不如“革命”导师马克思卑鄙。无论东西方雇佣工人，没有白干活不给工钱的，而这位独创“剩余价值论”号召反剥削的理论大师却终其一生，没付给女仆一文工资，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反，一至于此。

马克思不仅无偿剥削女仆，还要强迫其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拉法格等宣传家还连篇称颂马克思与夫人燕妮的爱情如何纯洁、坚贞与伟大，马克思的情诗如何动人，纯真得能陶冶人的心灵。共产党表里不一，欺世盗名，自教父始。【修订者注：以上两段来自 Finder 文章，并非对原书的翻译。】）

马克思，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生命中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污点。1960 年 1 月 9 日，德国报纸《Reichsruf》报导了这一事实：奥地利总理 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喜欢这封信，因为它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

这封信是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它指证，马克思作为告密者，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志们。每提供一条消息，马克思获得 25 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

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 Ruge，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两人之间充满热忱的通信至今尚存。

Rolv Heuer 在《天才和富翁》一书中描述了马克思的挥霍生活：

“他在柏林当学生时，马克思，这个依靠爹爹的孩子，每年得到 700 银元的零花钱。”

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在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年收入超过 300 银元。而据马克思学院的资料，马克思一生中，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大约六百万法郎。

虽然如此，马克思仍垂涎家族的遗产。当他妻子的一位伯父在极度痛苦中时，马克思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恭喜，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了重病，我希望他现在就呜呼哀哉。”

“那条狗”死后，马克思于 1855 年 3 月 8 日写道：

“昨天我们被告知一件高兴的事，我妻子那九十岁的伯父死了。这样我岳母就可以每年剩下 200 德币的税款，我妻子将接收大约 100 英镑；若不是那条老狗把很多财产留给了他的管家，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以上引用自：

此信全文：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5/letters/55_03_08.htm

信的第二段：

Yesterday we were informed of a very happy event, the death of my wife's uncle, aged 90. As a result, my mother-in-law will save an annual impost of 200 talers and my wife will get almost £100; more if the old dog hasn't made over to his housekeeper such of his money as is not entailed.

对于比伯父更亲的人，马克思亦毫无慈心。他甚至与其母亲都不讲话。马克思于1863年12月写信给恩格斯道：

“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命运决定从我们家里带走一名成员。我已经一脚踏进坟墓。可是现在看来，我比那个老女人更重要。我要动身去特里尔（Trier）接收遗产了。”

对于他母亲的死，马克思要说的就只有这些。另外，有充分证据表明，马克思与其妻关系恶劣。她两次离开了他，但后来又回去了。她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

一直需要经费的马克思，在股票交易中损失了大量钱财。身为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却只懂怎么去亏钱。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然而，在他们的通信中，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除了大量粗言秽语，他们没有任何一封信是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

恩格斯始信上帝 被鲍威尔和赫斯转化 与马克思联手

下面谈谈恩格斯。

恩格斯生于一个敬虔的家庭。事实上，他年轻时创作过漂亮的基督教诗词。他遇见马克思后，写下了对马克思的感想：

“接着冲上来的那个暴躁之人是谁？就是一个来自特里尔（Trier，马克思的出生地）的黝黑的家伙，一个显著的怪物。他不行，亦不走；他用脚后跟，伴着肆虐的狂怒跳起，似乎想抓住广阔的天幕，再把它扔到地上。他在空中长伸双臂，握紧邪恶的拳头；他的狂怒从不平息，就像有一万个魔鬼抓住了他的毛发。”

以上引用自：

这段文字出自恩格斯的作品《The Insolently Threatened Yet Miraculously Rescued Bible. Or The Triumph of Faith》：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cantos/index.htm>

在第三章：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cantos/ch03.htm>

在此译本中，对应之文字为：

Who runs up next with wild impetuosity?
A swarthy chap of Trier [Marx], a marked monstrosity.
He neither hops nor skips, but moves in leaps and bounds,
Raving aloud. As if to seize and then pull down
To Earth the spacious tent of Heaven up on high,
He opens wide his arms and reaches for the sky.
He shakes his wicked fist, raves with a frantic air,
As if ten thousand devils had him by the hair.

在第四章，恩格斯又写道：

The Monster [Karl Marx] joins the battle flexing all his limbs.
(译) 那个怪物(卡尔·马克思) 屈曲着肢体参与争战。

详见：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cantos/ch04.htm>

但是，恩格斯读了一名“自由神学家” Bruno Bauer 的书后，开始怀疑基督教。

恩格斯没能回头，相反，他与那位“万魔附体的怪物”(恩格斯自己的话)联手了。他彻底转变了。

Bruno Bauer(布鲁诺·鲍威尔)，这个对摧毁恩格斯的基督教信仰起了重要作用，并支持了马克思的反基督之路的“自由神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呢？

像恩格斯一样，Bruno Bauer 起初是个虔信者，后来还成了保守的神学家，对批评《圣经》的言论进行反击。之后，他转而激烈批评《圣经》，并成了唯物主义

基督教的创始人。他的教义坚称耶稣是凡人，而不是上帝的之子。1841 年 12 月 6 日，Bauer 给他的朋友 Arnold Ruge（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写信道：

“在这里，我在大学面对广大听众讲课。当我在讲坛上说出那些亵渎神的话时，我并不认识我自己。这些话太厉害了，那些孩子们听得汗毛倒竖。当我说着那些亵渎神之言时，却记起我是如何在家中虔诚写作、为《圣经》和《启示录》辩护。可是，经常是我一登上讲坛，一个很坏的魔鬼就占据了的身体，而我是如此虚弱，被迫向它投降……我只有以教授的身份公开鼓吹无神论，才能满足我的亵渎神之灵。”

将他转化为共产主义者的，正是那个转化了马克思的人：Moses Hess（莫泽斯·赫斯）。Hess（赫斯）在 Cologne 城遇见恩格斯后，写道：“他经过和我的接触后，成为了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这就是我制造**大混乱和大破坏**的方式。”

制造大破坏——这就是 Hess（赫斯）一生的最高目标吗？这同样是路斯弗（Lucifer，在英文中通常指撒旦）的目标。

恩格斯对撒旦的危害十分清楚。在《基督哲学家 Schelling》一书中，恩格斯写道：

“可怕的法国革命之后，一个全新的邪灵大面积的进入了人类；无神论以无耻、精致的方式，嚣张地抬头，让你觉得《圣经》中的预言已经实现。让我们看看《圣经》如何描述末世的无神论景象吧。《新约·马太福音 24:11-13》中，耶稣说：‘许多伪先知将涌现，迷惑众人。因为不法之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但坚忍到底的，必将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日才来到。’……而圣保罗则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中说：‘那大罪人，沉沦之子，将会显现。他反对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2:3-4）……他跟随撒旦之功而来，带着所有力量、标记、谎称的奇迹，在众人身上行一切不义的诡诈，使他们毁灭——因为他们不接受拯救他们的真理之爱。因此，他们自心将产生强烈的错觉，使他们相信谎言；于是一切不信真理，却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2:9-12）

以上引用自：

《基督哲学家 Schelling》全文：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1/anti-schelling/ch06.htm>

请查找：

Since the dreadful French Revolution a wholly new, devilish spirit has entered a great part of mankind and godlessness raises its insolent head so impudently and proudly that one is forced to think the prophecies of Scripture are about to be fulfilled. But let us see again what Scripture says about the godlessness of the last times. The Lord Jesus says in Matthew 24:11-14:

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圣经，就像大多数信《圣经》的神学家一样。

恩格斯接着写道：

“这种对主的漠视和冷淡，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不，它是公开宣言的敌意，现在，在所有宗派、团体当中，我们只有两个阵营：基督和敌基督…。我们看到了众人中的那些伪先知……他们走遍德国，企图侵入所有地方；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他们背负着魔鬼之旗，在市集传授撒旦的教义，诱骗可怜的青年，目的是将人们投入无底地狱的最深处。”

以上引用自：

对应之文字：

.....nay, it is open, declared hostility, and instead of all the sects and parties we now have only two: Christians and Anti-Christians.....We see the false prophets in our midst.....They roam about in Germany and want to sneak in everywhere, they preach their satanic doctrines in the market-places and carry the devil's standard from city to city, enticing the poor youths after them, to cast them into the deepest abyss of hell and death.

详见：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1/anti-schelling/ch06.htm>

这个写出如此诗篇、让人们警惕撒旦的人；这个意识到危难、流泪祈祷的人；这个认为马克思被万魔附体的人，竟变成了马克思最亲密的合作者，共同为魔鬼而战，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消灭永恒的真理，消灭所有宗教和所有伦理道德……”（摘自《共产党宣言》第二节）

以上引用自：

《共产党宣言》第二节英文版：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ch02.htm>

让所有人下地狱 毁灭一切 犹太人马克思反犹反各国各民族

下面再从恩格斯回到马克思：他的整个心态和言论都充满魔性。

他的朋友 Weitling 写道：“与马克思谈话时，话题通常是无神论、断头台、黑格尔、绳索、刀。”

马克思身为犹太人，却写了一本恶毒的反犹太的书，名叫《犹太问题》。1856年，他在《纽约论坛报》的《俄国贷款》一文中写道：

“我们知道，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像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个耶稣会一样。耶稣会的大军扼杀了所有自由思想，使被压破者的欲望有机可乘了，若不是因为那些偷窃全人类财产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也无需挑起战争。怪不得 1856 年前，耶稣要把放高利贷者逐出耶路撒冷圣堂。他们就像暴君和暴政背后的当代高利贷者，他们的主体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能危及这世界的生命，这一事实，使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企图，以此臭气唤起全世界工人与他们作战，并将这癌肿彻底消灭。”

希特勒有说过比这更坏的话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在《纽约论坛报》发表文章，但署名都是马克思。）

奇怪的是，马克思也写了相反的东西。他在《资本论》卷一“制造业的资本主义特质”一节，写道：“上帝的选民（指犹太人）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

以上引用自：

《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第十四章：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ch14.htm>

所引文字在第五节：The Capitalistic Character of Manufacture。

许多犹太共产主义者效仿马克思仇视犹太人。Ruth Fisher，著名的 德国犹太共产主义 领袖，同时也是议会成员，说：“砸碎犹太资本家！把他们吊死在灯柱上！把他们踩在脚下！” 为何只针对犹太资本家而不是其他资本家呢？这是个未有解答的问题。

马克思不仅恨犹太人，也恨德国人。他声言：“只有棍棒才能唤起德国人。” 他大谈 “愚蠢的德国民众……恶心的德国全国性狭隘意识” 并说 “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像小商贩”。他称俄国人为 “吃大白菜的饭桶”， 称斯拉夫人为 “垃圾人种”。对于众多国家，他所表达的只有恨，没有爱。

马克思在其 1848 年的新年作品集中，写到 “斯拉夫贱民”，其中也包含了俄国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他认为，这些“落后”的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除此之外，命运再没留给他们什么 了。又说：“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不仅将消灭反动阶级和王朝，还将让所有反动民众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这就是进步。” “他们民族的名称将从此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数百万人的灭亡无动于衷。前者写道：

“一个寂然、不可避免的革命正在社会中进行。革命不会在乎它毁掉的人命，就像地震不会在乎它毁掉的房屋一样。太弱小而不能主宰新的生存形势的阶级和种族，必须被击败。”

恩格斯写了同类的东西：

“下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会使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王朝、也会使所有反动民众从地球表面消失。那也是进步。”

以上引用自：

恩格斯在《The Magyar Struggle》中写道：

The next world war will result in the disappearance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not only of reactionary classes and dynasties, but also of entire reactionary peoples. And that, too, is a step forward.

全文：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9/01/13.htm>

马克思断言无产阶级：蠢蛋、恶棍、蠢驴

马克思，这个假装为无产阶级而战的人，将此阶级的人称为“蠢蛋（笨蛋）、恶棍、屁股（蠢驴）”（英文原文是 stupid boys, rogues, asses）。

恩格斯很了解那些人。他写道：“[民主](#)主义者、赤军，是的，甚至那些共产主义暴民，都永不会爱我们”。

其实，从一开始，所谓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是名不符实的。当恩格斯于 1847 年被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员时，恩格斯自己说：“推荐一个工人只是为了做表面功夫，而推荐他的人则投了票给我。”这可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假选举，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共产教徒们一直想以自己的理念来打造人民和社会。

（相关资料：研究当代经济学史的学者已经证实，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说什么英国劳工的处境水深火热之时，有很充足的经济统计证据表明，英国劳工的工资实际上是在增长的。可是类似这样的事实，马克思故意视而不见。马克思特别害怕自由民主国家对国民福利的重视。

在他写作《资本论》时，他侨居的英国还有他的祖国德国，正在采取由国家和政府主持的福利规划。在英国、法国、德国这类已经工业化的自由民主国家，主张和平的社会民主力量正在崛起。社会民主主义者正在把大批工人组织起来，以便能在议会选举中得到愈来愈多的议席。而自由民主的政府也在为民众的福利制定政策，包括制定社会立法，诸如失业保险法、健康保险法以及其他的福利法规，使工人阶级的贫苦状况得到改善。【修订者注：以上两段来自 Finder 文章，并非对原书的翻译。】）

马克思侮辱黑人：白痴、黑鬼

马克思给黑人贴上“白痴”的标签，在私人信件里，他还经常使用侮辱性的字眼“黑鬼”。

他称其对手 Lassalle 为“那个犹太黑鬼”，并很清楚地表明，这不只是针对一个人的蔑称而已：

“对我来说，这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因为他的头形和头发生长的方式显示，他是那些参加了摩西的出埃及之行的黑鬼的后代，（要不然就是他老妈或奶奶跟黑鬼杂交过）。一方面，他有犹太和德国血统；另一方面，他又是黑人。这样必然会产生一个奇特产品。这家伙的粗鲁也跟黑鬼一样。”

以上引用自：

上述文字出自马克思 1862 年 7 月 30 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此信全文：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2/letters/62_07_30a.htm

信中，马克思称 Lassalle 为“那个犹太黑鬼”：

The Jewish nigger Lassalle who, I'm glad to say, is leaving at the end of this week, has happily lost another 5,000 talers in an ill-judged speculation.

马克思又写道：

It is now quite plain to me — as the shape of his head and the way his hair grows also testify — that he is descended from the negroes who accompanied Moses' flight from Egypt (unless his mother or paternal grandmother interbred with a nigger). Now, this blend of Jewishness and Germanness, on the one hand, and basic negroid stock, on the other, must inevitably give rise to a peculiar product. The fellow's importunity is also nigger-like.

马克思竟然拥护美国奴隶制

马克思甚至拥护北美的奴隶制。他的朋友 Proudhon 曾主张解放美国的奴隶，为此，马克思写信与之争辩：

“没了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家长制国家。把北美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后，你会得到混乱——现代商业和文明的彻底崩溃。废除奴隶制，美国也会因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

以上引用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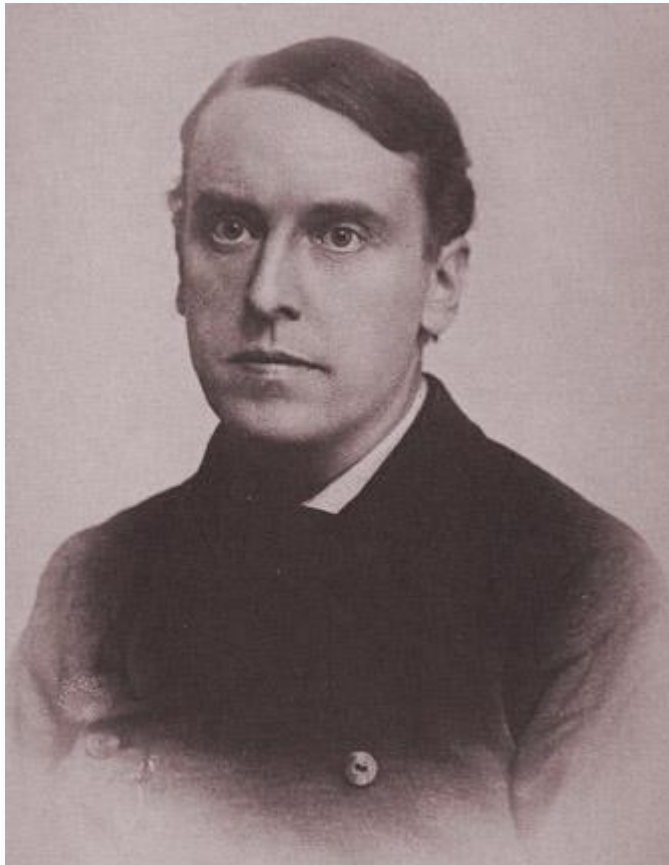
上述文字出自马克思的作品《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 Chapter Two – Part 1》：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7/poverty-philosophy/ch02.htm>

对应之英文：

Without slavery North America, the most progressive of countries, w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a patriarchal country. Wipe North America off the map of the world, and you will have anarchy - the complete decay of modern commerce and civilization. Cause slavery to disappear and you will have wiped America off the map of nations.

马克思又写道：“魔鬼已经掌握英国！”



(Edward Aveling, 图片取自 wikipedia.org。)



（马克思的女儿 Eleanor，图片取自 wikipedia.org。）

马克思最喜爱的女儿 Eleanor，在马克思的同意下，嫁给了 Edward Aveling。此人曾作《上帝的坏》之类主题的演讲。（这正是撒旦教徒所做之事。与无神论者不同，他们不否认上帝的存在。除了欺骗别人，他们自知上帝是存在的，只是把上帝说成坏的。）以下诗句道出了他向往撒旦的心态：

“向您，我斗胆献上这诗，
啊，撒旦，将要升座的盛宴之王！
啊，牧师，我远离你的洒水、你的唠叨，
因为啊，牧师，撒旦永不在你之后。
噢，撒旦，由您的气息，我的诗得到灵感，
当我从心中挑衅教会的众神，
剧痛就是那震动意识的闪电。
啊，远离正直之路的灵，
撒旦，是仁慈的，看 Heloise！
如展翼的旋风，
它掠过民众，啊，伟大的撒旦！
欢呼吧，为了这伟大的辩护者！
燃香、发誓、向您献祭，
您把牧师的神扯下了王座！”

魔教徒马克思敬畏上帝 在绝望中死去 马克思的秘密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知道

美国人 Sergius Riis 将军曾是马克思的信徒。听闻马克思的死讯后，他颇为哀伤，因而去了伦敦，拜访他所景仰的导师的故居。马克思的家人已搬走，他唯一能见到的人是马克思的前女佣 Helen Demuth。她说了一些有关马克思的惊人之语：

“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额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

这有点像正统犹太教徒在早晨祈祷时配带的护身符。但是，犹太教徒祈祷时，虽然头带护符，但通常不会在面前放一排蜡烛。而且，马克思早已受洗于基督教，他从未修习犹太教，后来还成了反对上帝的人。他写了多本反对宗教信仰的书，还把他所有子女都培养成了无神论者。那么，这个无知女佣所认为的祈祷仪式，究竟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某种魔法仪式呢？



（犹太教徒早晨祈祷时所带在头上的符）

另一线索在马克思的儿子 Edgar 于 1854 年 3 月 21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此信开头就是惊人的一句“**我亲爱的魔鬼**”。哪个孩子会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不过，撒旦教徒对他们所爱的人都是这样称呼的。是不是他儿子也入了撒旦教？

同样重要的线索是，马克思的妻子在 1844 年 8 月写的一封信中，这样称呼马克思：

“我崇高的牧师和众灵之主教啊，你的上一封牧函，已再次将安息与和平赐予我——你可怜的羊儿。”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表明他想要消灭所有宗教，但他的妻子却称他为崇高的牧师和主教。哪个教的牧师和主教呢？为何要给这样一名众所周知的无神论者写牧师信？那些信在何处？马克思生命中的这个时期是尚未被探索的。

无疑，一些给马克思写传记的人已猜到马克思与魔鬼崇拜有关，但由于灵性知识不足，他们未能完全理解眼前的事实。不过，他们的证言还是很有趣的。

历史学家 Franz Mehring 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写道：

“虽然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在他儿子二十岁生日之后不久就死了，但他似乎已隐隐觉察到，他喜爱的儿子是魔鬼……亨利·马克思不曾想到，他留给马克思的丰厚遗产催生了他所害怕的恶魔。”

马克思在绝望中死去，就像所有撒旦教徒一样。他在 1882 年 5 月 20 日写信给恩格斯道：“生命是多么无意义和空虚，但又多么令人向往啊！”

有一个秘密是很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的。列宁曾写道：“半个世纪之后，还是没有一个人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理解马克思。”

马克思的追随者列宁 同样存在秘密

列宁的生命背后同样存在秘密。

列宁的亲密朋友兼同事 Trotsky 著有《青年列宁》一书。书中写到，列宁十六岁时，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这是撒旦教中常见的一种仪式。

列宁曾就苏联的状况写道：

“这个国家并非按我们的意愿运作。它是如何运作的？这辆车不听使唤。你手握方向盘，看似在引领它，但车子并非奔向我们希望的方向。它遵照另一种力量的意志而行驶。”

那种神秘力量是什么，竟能取代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计划？他们是否为掌握某种力量而出卖了自己，到头来却发现这种力量远超他们的预料，并使他们感到绝望？

列宁在其 1921 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希望我们被吊死在发臭的绳子上。我一直希望如此，因为我们无法责罚肮脏的官僚主义。若此愿望成真，那就太好了。”

这是列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后的最后愿望：被公正地吊在发臭的绳子上。对于他本人，这个愿望未有实现，但几乎他所有同事最终都被斯大林处死了。这些人被处死前，公开承认他们是假装帮助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为另外的势力服务。

有趣的是，列宁十三岁时，写了一首堪称预言的诗，预示其生命将以彻底失败告终。他曾决定为人类服务，但却不要上帝。他写道：

“为他人奉献你的生命，
可怜的是，你有着悲惨的命运
你的奉献将毫无成果。”

列宁，这个苏联的创始人，临终之时说：

“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感到，我在无数受害者的血海中迷失了——这就是我的梦魇。”

共产国际总书记 Bukharin（布哈林）

渴望成为敌基督 根据启示录 坚称他的母亲自认曾是妓女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看一些近代马克思主义者吧。Bukharin（布哈林）曾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并且是本世纪主要的马克思教条理论家之一。早在十二岁时，当他读了《圣经·启示录》后，他便渴望成为敌基督。他知道，按照经典，敌基督必须是大娼妇的儿子，因此他坚称，他的母亲自认曾是妓女。

关于斯大林，他写道：“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Bukharin（布哈林）意识到他堕入了谁的魔掌时，已经太迟了。他在被捕和处死之前，写了一封信要他妻子背下来。信中说：

“我即将死去。我正在低头……在一个地狱机器面前，我感到无助……”

他曾协助竖立了一个断头台——就是杀害了数以百万计人民的苏联政权，最后才知道这个设计来自地狱。他曾渴望成为敌基督，但他反而成为了敌基督的受害者之一。

马克思的追随者斯大林 被同志称为魔鬼 对上帝隐蔽的尊敬 笔名恶魔 斯大林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

类似地，斯大林的妻舅兼最亲密同志 Kaganovitch，在其日记（即将出版）中写道：

“我开始明白斯大林是如何把自己捧上神坛的了。他没有丝毫人的特征。即使他偶尔表露出一些情感，那些情感也不像是属于他的。它们就像盔甲外面的鳞片一样虚假。而鳞片后面，就是斯大林本身——一块钢板。基于某种理由，我相信斯大林能万岁……因为他根本不是人……”

斯大林向 Kaganovitch 描述了他的“灵性操练”。各宗教的信仰者在修法时，会想象美丽、智慧、善良的事物，以助他们变得更加慈悲；而斯大林则沉迷于恰恰相反的修习中。

他告诉 Kaganovitch：

“当我要向某人道别时，我想象此人四肢着地，然后他变得非常恶心。有时我会觉得有点喜欢某个应该被清除的人，你猜我会怎么做？我会想象这人正在拉屎、发出恶臭、放屁、呕吐——然后我就不会再对此人感到内疚。他越快停止在地球上发臭越好。于是，我会从我的心里抹掉此人。”

斯大林的娱乐之一是给马戴上绿色眼镜，让马将干草看成绿草。更坏的是，他把无神论的黑色眼镜戴在人们眼睛上，让人们看不见上帝为虔信的灵魂保留的牧场。

Kaganovitch 的日记还透露了很多东西：

“斯大林多次把宗教信仰说成我们最大的敌人。他基于多种理由憎恨宗教信仰，而我则分享了他的感觉，认为宗教是狡猾而危险的敌人……斯大林还认为，对于各派系的为人父母者，让他们与子女分离，是对他们的主要惩罚，不管他们是否被判有罪。

我认为，他在秘密从事占星。他有一个特点总是令我吃惊：他在谈到上帝和宗教时总是带有一种隐蔽的尊敬。开始我以为这只是我的想象，但逐渐我意识到这是真的。不过，他触及这一主题时总是小心翼翼，我从来都搞不明白他的准确观点

是什么。但我至少清楚一件事：他对待上帝和宗教的方式非常特别，例如，他从未直接说上帝不存在。

有斯大林在场时，人们会莫名其妙地不再是他们自己。人们都爱戴他、崇拜他。我不认为他爱他的国家和民族：他凌驾于其上。虽然听起来很怪，但他确实占据了原本只属于上帝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主要特点是鼓吹暴力、斗争。

马克思极为好斗。他颇为喜爱，且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世上再没有比噬咬敌人更大的快乐了。”

怪不得其追随者斯大林说：最大的欢乐就是和一个人发展友谊，直到他信任地把头靠在你胸口，你就可以一刀插在他背上——这是无与伦比的快乐。

马克思早就表达过同样的理念。他曾写信给恩格斯，谈到那些意见与他不一致的同志们：“我们必须让这些混蛋相信我们与他们继续友好，直到我们有能力不择手段地把他们清除出我们的道路。”

斯大林身边的许多同志说他像魔鬼一样。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袖 Milovan Djilas（密洛凡·德热拉斯）跟斯大林很熟。他曾写道：

“斯大林魔鬼般的权力和能量是这样形成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中的每一个人带入一种混乱和麻木的状态，以此建立和维持他的恐怖统治，难道不是吗？”

斯大林的女儿 Svetlana Alliluyeva（阿丽露耶娃）从未深入研究撒旦教，但她居然也写道：

“Beria（贝利亚，前苏联秘密警察头子）和我们全家似乎有一种魔鬼般的联系…… Beria 是个令人恐惧的、邪恶的魔鬼……一个可怕的魔鬼已占有我父亲的灵魂。”

Svetlana 又提到，斯大林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

这就是统治了近半数人类，并号令人们在全世界进行恐怖活动的撒旦魔教祭司的写照。

斯大林是一个地主和女仆的私生子。其父为了名声，收买了一个补鞋匠，让他和怀孕的女仆结婚。但此事还是曝光了。童年时的斯大林常被嘲笑为杂种。斯大林少年时，他的生父被谋杀了。斯大林是疑犯，但没找到确切的证据来指控他。

后来，身为神学院的学生，他却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圈子。在那里，他和一位名叫 Galina 的女孩相爱了。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员们很穷，Galina 被指派去做一个富翁的情妇，以便为共产党筹钱。当斯大林亲自投票赞成这一提案时，她割脉自杀了。

斯大林还曾为共产党而**盗窃钱财，且精于此道**。他不曾将所盗钱财用在自己身上。

他又被派去渗透沙俄警局。他必须扮演双重角色：向警察告发次要的共产党员，以便接触警局的机密，同时保护重要的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年轻人，斯大林有着最差的身世、教育和人格发展。因此他很容易受撒旦魔教的影响。他变得人如其名。“斯大林”的意思是“铁人”，一个没有丝毫人类感情、没有怜悯的人。

与马克思、恩格斯、Bauer（布鲁诺·鲍威尔）等前人一样，斯大林起初是一名信神者。他的第一首诗写于十五岁，诗的开头道：“全能的上帝的意旨是多么伟大啊！”由于感受到上帝的召唤，他成为了神学院的学生。在那里，他先是变成了达尔文主义者，接着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当他开始以革命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时，他用的第一个笔名是“Demonoshvili”，在格鲁吉亚语中，此词意为“恶魔”。他的另一笔名是“Besoshvili”，意即“恶魔般的”。

更多的魔教追随者 在世界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和恐怖分子头目中

还有一些重要证据能证实共产党领导人的撒旦魔教信念。苏联红军将领之一，后来被斯大林枪决的 Tuhatchevsky（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的女儿 Troitskaia 写道，她父亲在寝室的东方一角放着撒旦的画像。东正教徒通常是在此位置摆放（耶稣、圣母等的）圣像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宗教事务局”是一个致力于刺探和迫害宗教信仰人士的机构。某共产党员就任此机构头目时，给自己取名为“Hruza”，其斯洛伐克语之意为“恐怖”，这是对“魔鬼”的一个称呼。

阿根廷一个恐怖组织的领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撒旦奴夫司基”。

Anatole France（阿纳托尔·法郎士）是一个著名的法国共产主义作家，他曾把法国一些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导向共产主义。在巴黎举行的一个魔鬼艺术展，其中一件展品，就是这位共产主义作家用于主持撒旦魔教祭仪的特制椅子。这张椅子长角的扶手和凳腿，覆盖着山羊的毛皮。

英国的撒旦教中心是高门墓地，卡尔·马克思就葬在那里。马克思的墓上曾举行黑魔法的灵异祭仪。那里也是 1970 年袭击了数名女子的高门吸血鬼的策源地。红色中国的领导人华国锋曾到那里致敬。

Ulrike Meinhof（乌莉克·麦霍夫），Gudrun Enslin，以及其他一些德国红军派恐怖主义者，也都加入了撒旦魔教。

恩格斯在《Anti-Duhring》（反杜林论）中写道：“对人的博爱是荒谬的。”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又说：“我们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现在是这样。”

切·格瓦拉（Che Guevara，阿根廷共产主义革命领袖）很好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作品中，他附和了恩格斯的情操：

“仇恨是斗争的要素——对敌人毫无怜悯的仇恨，这恨能让一个革命者超越人类自然极限，让他变成一台高效、毁灭性、冷酷、老谋深算、冰冷的杀戮机器。”

这正是魔鬼要对人类做的事。在那众多臭名昭著的人类领袖身上，它大获成功。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见证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希特勒、艾希曼（Eichmann，纳粹头子）、门格勒（Mengele，纳粹头子）、斯大林、毛泽东、安德罗波夫（Andropov，苏共总书记）、波尔布特（柬埔寨 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

马克思魔教的目标：“永远的革命”

恩格斯：谋杀变成了家常便饭 多么壮丽啊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历史上有过许多革命，每个革命都有一个目标。例如，美国革命为国家独立而战。只有马克思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永远的革命”，为革命而实施恐怖主义和杀戮。除了肆虐突发的暴力之外，革命再无其它目标。这就是撒旦魔教与普通人类罪行之间的区别。

对于在沙俄犯了杀人罪被处决的恐怖份子，马克思称他们为“不朽的烈士”或“惊人能干的伙伴”。

恩格斯也写到“我们进行的血腥的复仇”。他经常使用这种措辞：“（俄国）国内的进展多么壮丽啊！谋杀变成了家常便饭。”“让伦理道德问题靠边站吧……革命者为达目的，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对的，包括暴力和表面的顺从。”

当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俄国，生活在 Kerensky（克伦斯基*，1917 年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总理](#)）的民主制度下时，他说：

“我们需要的是野蛮的能量，其次，还是能量。我惊奇的是，人们谈论炸弹已超过半年，但仍未仿制出一个炸弹。”

【*修订者注：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时期，克伦斯基参加了革命，推翻沙皇，加入社会革命党，后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在国内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他的温和政策遭到列宁、托洛茨基的反对。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的政府被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军推翻。他伪装易容逃出苏联，流亡到美国。】

从一些简短的引言，我们可以进一步洞悉共产主义者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我们针对宗教、政府、国家、爱国心的所有主流观念发起战争。”

《[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列宁：“我们必须使用所有诡计、阴谋、欺瞒、狡诈、非法手段、隐蔽手段，并掩盖真相。”

列宁在 1922 年的致辞中说：“首先我们要拿下欧洲，然后是亚洲各地。接着，我们要包围并逐渐破坏美国，它就会像一个成熟的果子一样，毫无反抗地落入我们手中。”

赫鲁晓夫：“若有人以为我们的笑容代表我们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教导，这人只是自我欺骗而已。想要我们抛弃马恩列的教导，除非有一天虾学会吹口哨。”

反基督教与迫害基督徒

Solzhenitsyn（索尔仁尼琴）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岛》中揭示，前苏联内务部长 Yagoda（雅戈达，曾任前苏联秘密警察长官）的嗜好，就是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射击耶稣和众圣的画像。他的两个同志也参与了这种行动。这是共产党高层举行的又一个撒旦教仪式。



（雅戈达 Yagoda，图片取自 wikipedia.org。）

为何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人，要射击耶稣这个无产者，或玛利亚这个穷女人的画像呢？

一些基督教五旬宗(Pentecostalism)信徒讲述了一件二战期间发生在俄国的事：他们的一位传教士曾为别人驱魔，那个魔鬼离开附身之人时，恐吓道：“我会报仇的。”数年后，那位驱魔的五旬宗传教士因信仰而被枪决了。执行枪决的军官在扣动扳机前说：“现在我们扯平了。”

共产党官员们是否有时被魔鬼附体了？他们是否成了撒旦的工具，去报复试图推翻恶魔王座的基督徒？答案是肯定的。

在俄国，在斯大林纪念日，一些共产党员在警局的地窖里杀了一批无辜的人。血腥屠杀之后，其中一名党徒有了点想法，他逐一对那些尸体道歉：“我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我并不认识你。和我说话吧，离开吧，宽恕我吧。”随后，他被一位同志杀掉了。另有一人后来信了神，他叙述了这件事。

法国的一份俄文杂志《Russkaia Misl》于 1975 年 3 月 13 日报导了一件发生在苏联的事：

俄国的 D. Profirevitch 有一对儿女，从小就被他培养成信神的人。自然，孩子们必须到共产党的学校去上学。他女儿十二岁时，有一天回家便对父母说：“宗教是资产阶级的迷信。我们生活在新时代。”她完全抛弃了基督教。后来，她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一名秘密警察。这对她父母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随后，她的母亲被捕了。在共产党统治下，没人能拥有任何东西——无论是孩子、妻子还是个人自由。国家政权能随时夺走你的所有。

母亲被捕后，她的儿子大为哀痛。一年后，他上吊自杀了。D. Profirevitch 找到了这样一份自绝书：

“爸爸，你会审判我吗？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名成员。我被迫签字保证，要向苏维埃政权报告一切事情。一天，警察召唤我，姐姐 Varia 叫我签署一份告发妈妈的文书，因为妈妈是基督徒，所以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我签了。我为妈妈的被捕而内疚。现在他们命令我刺探你，接着将会发生同样的事。请原谅我，爸爸，我决定去死。”

儿子自杀后，这位父亲也被捕入狱了。

Zynoviy Kovalyk 牧师于 1941 年被布尔甚维克抓捕，并囚禁于乌克兰 Lviv 的 Brygidka 监狱。同年，当德国人赶走布尔甚维克之后，该城居民发现，那位牧师全身血迹斑斑被钉在墙上，手脚上穿着钉子，仿似耶稣受难一般。他们还找到约六千名被屠杀的囚犯，都是颈背中弹的。布尔甚维克把这些尸体放在地窖，在尸体上堆放了大量东西，再用石膏覆盖。

Lviv 城于 1941 年 6 月底被德国人占领后，美国的 O. Sas-Yavorsky 博士去那里找他被囚的父亲，并在监狱中见到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牧师。共产党剖开了他的腹部，把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放入其中。胎儿是从一位孕妇肚里取出的，那孕妇的尸体就躺在浸透了血的地板上。另一些目击者认出，这位牧师就是著名的传教士 Kovalyk。

撒旦魔教的印记：为杀而杀 无人例外

共产党视人命如草芥。[列宁](#)在内战期间写道：

“不枪决那些不服从手令和动员的人是可耻的。多点报告结果！”

西班牙内战期间，共产党杀了四千个天主教牧师。

著名的俄国东正教牧师 Dudko 报导，六名共产党员闯进了 Nicholas Tchardjov 神父的家，拔掉了他的头发，挖出了他的眼睛，在他身上砍了许多刀，再用一砵铁压住他，然后两枪将他射杀。此事发生于圣尼古拉纪念日前夕，它不仅是针对牧师的罪行，更是对圣人的嘲弄。

西方出版社于 1983 年 3 月 10 日报导，在津巴布韦，共产独裁者 Mugabe（穆加贝）的军队杀害了三千名 Ndebele 部落的人。此军队是北韩指导员训练出来的。军队命令该部落的人射杀自己成年的儿子，若有不从，就将他们连同儿子一齐射杀。

杀死政敌、发动战争、煽动革命，甚至大屠杀，这些证明了人类的罪。但是，俄国共产党员们，在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敌人”之后，又用暴力对付他们的友伴，包括他们最显赫的同志、革命的首领们，都不能幸免。这就是**撒旦教的印记**：它的革命不是为达到某一目标，而是为革命而革命，**为杀而杀**。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永远的革命”。

1917 年是革命之年，那年苏维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29 名成员中，仅四人有幸得享天年，四人之一死后还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13 人被他们自己的同志处死或蒸发了；2 人因深受斯大林迫害而自杀。

成为罪犯或黑手党员是一项严重的人类罪行，而撒旦教的罪恶则远超于此，甚至突破了黑手党的底线。

Tomasso Buscetta 是西西里黑手党的代表。他做了警方的线人，透露了黑手党的罪行。他说：

“（黑手党认为）犯罪是必须而无可避免的，但它总要有理由。我们排斥无理的犯罪、为犯罪而犯罪、或只因个人冲动而犯罪。例如，我们排斥‘株连’，不会[谋杀](#)目标身边的人，比如其妻子、儿女、亲戚等。”

撒旦教的罪行则属于另一体系。对于共产党来说，囚禁和折磨犯人的亲属，挑动人们父子互斗、骨肉相残，是理所当然之事。

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普通的不道德的人类理念。它以恶魔的方式进行犯罪，其教义正是魔教。


鸣谢：感谢 Finder 独家来稿和所有帮助修订的朋友，将马克思成魔后创立共产主义魔教的史实介绍给中文[世界](#)，让我们目瞪口呆。做梦都想不到，我们都入过魔教，都是马克思魔教希望一起下地狱的“同志”。欢迎转载，功德无量。我们绝不要再做马克思的“同志”，“去见马克思”。请勿删改，转载请注明阿波罗新闻网。



全新角度看中共 内部高层大屠杀怪象 都恍然大悟

——横河：换个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阿波罗新闻网 2010-11-19 讯】

 [打印版](#) [图片版](#) [PDF](#)

横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横河。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如何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最近海外的[阿波罗网](#)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做《卡尔·马克思的成魔之路》的文章，对马克思写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创立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个人因素进行了探讨。

节目长度：29 分 34 秒 [下载 mp3 \(16k\)](#) | [\(128k\)](#)

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而言，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视角。因为在以往的研究当中，西方对马克思的学说，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的，是把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来进行研究。即使是从中共的这个思想体系当中，它也把[政治](#)经济学当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而在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它是从对某种学说的膜拜，以及为中共所用的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进行解释。所以不管从西方还是在中国，极少有人从马克思的个人因素来进行研究的。这个视角它多少有一点“灵学”的意思。在主流的、正规的研究当中，是不大容忍这种研究方法的。但是，对于一个危害全世界一个多世纪的理论，如果不考虑创始人的个人因素的话，这个研究可以说是不完全的，或者是有欠缺的。

《卡尔马克思的成魔之路》一文讲了什么

我们先把这篇文章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有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马克思是如何从信基督到信撒旦的转变的。“撒旦”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当中，魔鬼的一个称呼。马克思早年是相信基督教的。证据是，他写的第一部的知名作品，就是《基督徒们依据约翰福音 15:1-14 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及其影响》这本书。然而在他的学生生活的后期，他就转变了，变成了要和上帝去争斗。他写了一首诗叫做《绝望者的魔咒》。写了一个剧本，叫做《Oulanem》。以这两个作为代表。其中《Oulanem》的这个剧本的题目，就是把基督在圣经里面的

名字“Emmanuel”打乱了重写的。这是和当时撒旦教的一种仪式，就是在这个仪式上，把基督教有关的一些，包括名字，包括他的形式，这些，都是反着、倒着进行，是一致的。就是在这种教里面，撒旦教实际上是一种魔教，他认为这种方式是有效的。

马克思的另外一首诗叫做《演奏者》，在这首诗里面，他就比较明确的说明，他和撒旦，就是魔鬼，签订了契约。而在这个马克思的学生后期和以后的一些作品当中，它的内容也充满了毁灭、仇恨，以及对人类的诅咒。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从相信基督到转而反对上帝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相信神的存在，而是和魔签了约以后来反对上帝。

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跟马克思建立的所谓共产主义学说有关系了。实际上在马克思建立的这个学说，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人间的平等，而是要毁灭。在第一国际里面有一个，中国人都比较熟悉的，叫巴库宁。他实际上是第一国际里面，开始的时候是马克思的同事。他写到，在这个革命当中，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起它们最卑鄙的激情。他而且再写到，他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我们再对照一下共产党宣言当中，它公开宣称的是：“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且说道，“它们的目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在后来中共的政治教育当中，它强调了无政府主义者巴库宁和马克思的分歧，而故意回避它们的共同之处。如果它们没有共同之处的话，它们不可能同时在第一国际里面存在。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要摧毁人类的正常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而马克思作序的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由巴库宁翻译的。

马克思写的另外一首诗叫作《人之傲》，这首诗里面，他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来改善、改组或者是革新那个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且他以此为乐。说明就是在马克思建立的这个理论体系的背后实际上强调的是“毁灭”。

第三部分就是他个人的混乱的生活。他一生没有正式的工作，基本上靠向恩格斯乞讨为生。另外，他家里面有个女佣，他一生中没有给女佣支付过一文钱的工资，完全是把她当作奴隶来对待。除了当奴隶以外，还当性奴。这个女佣为马克思生了个孩子，结果马克思却把这个孩子栽赃给了恩格斯，让恩格斯去扶养。另外，他个人还有一些后来才披露出来的更糟糕的行为，就是 1960 年一月份的时候，德国有一份报纸，报导了当时发现的一个秘密文件说，马克思曾经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的告密者。当年他在伦敦流亡期间，曾经告发过他的那些同事们。每提供一条消息他可以获得 25 元的奖赏。对于他的家人，马克思能够和他们保持唯一的连系，就是唯一惦记着的就是当他们死后能够从他们手里拿到多少遗产，这是在这个里面披露出来的。

另外还披露了一些就是他对人类当中各种人种包括犹太人，他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却非常仇恨犹太人，仇恨德国人、中国人、斯拉夫人、黑人，他还支持北美的奴隶制度。阿波罗网站同时还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披露了当年马克思实际上是支持英国对华的鸦片战争的。这个事实特别让中国人大跌眼镜。

这个文章里面还提到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包括他后来的继承人都表现的像魔鬼。列宁在 16 岁的时候曾经把十字架扯下来，向它吐口水，再把它踩在脚下，

这也是当时撒旦教当中常见的一种仪式。列宁甚至写到，他希望他们被吊在发臭的绳子上，他说他一直希望如此，也就是说这种毁灭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内。

而斯大林（另译：史达林）这个暴君几乎杀光了列宁时代政治局所有的成员，当时有很多身边的人把斯大林当成是魔鬼来看待，包括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后来写的作品当中就是回忆录当中认为当时一个可怕的魔鬼已经占有了他父亲的身体。她还提到就是说斯大林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

我们现在看来，不仅是这些人，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私生活的淫乱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个别的。刚才我们谈到了马克思；列宁本人是死于梅毒，这个是后来很多医学家根据当时列宁看病的时候的病例的研究已经确认了这一点；毛泽东的妻子和妃子究竟有多少，现在都说不清，应该还是中国的“国家机密”。说明这一切它不是偶然现象，仔细的推敲的话，实际上是来自于他们所创立的这个理论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它不承认并且要破坏人类所有的道德，他们不仅是自己这样做，而且在他们掌握了权力、掌握政权的地方，还要强迫所有被统治的人都这样做。我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共产党的官员是带头的败坏道德，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性乱象的根源，你只要看一看所有的这些包二奶、三奶的以致于 108 奶的都是党的“好干部”。

这里面披露了一些没有人注意到的事实，就是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无神论者，包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共的高级官员，他们也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就包括毛泽东在内，实际上他们是相信神的存在，只不过是他们选择了站在魔鬼的一方，对神作战而已。

另外一个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实，就是马克思建立的基本的宗旨，并不是建立共产主义，而是毁灭人类，他们要毁灭的就包括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社会结构上、在社会制度上，包括要毁灭正常的国家形式，还要毁灭人的肉体，和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对于人类的毁灭。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只是它们用来毁灭世界毁灭人类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我们实际上只要看一看，所有实践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事实上，无产阶级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当中成为国家的主人。

《马克思成魔之路》的可信度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马克思成魔之路》的这一篇文章，所引述的这些事情的可信度有多大。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选自《马克思和撒旦》这一本书，另外还有几本类似的书籍，但里面引述的相当部分的诗、剧本和文章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网站”。这个网站里面都是正式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这是可以核对的，而且这个网站是马克思的信徒们办的，而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网站，他们基本上是把这些东西当作正面的事情来表现，因此它的可信度就相当的高。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把这些网站们披露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一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而不是动听宣传进行比较的话，这两者的符合率也是相当高的。

共党内部清洗中怪象之分析

这篇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当中有很多事实可以推敲的，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就想要谈一谈在共产主义实践当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内部的清洗，它的理论的根源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列宁开始建立第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开始，到斯大林的大清洗，再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制下继续革命到三个代表，在这个过程当中，共产党人对它们自己人的清洗，一直是贯穿其中的。就是它们的这种对人类的破坏，不仅仅是对所谓它们敌人，什么资本家或剥削阶级的肉体上的消灭，也包括对它们自己人肉体上的消灭。

在这个清洗过程当中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新的视角去看的的话，显然都是可以解释的。一个就是当共产党很弱小的时候，难以生存的时候，那时候面对的是比它强大得多的外在敌人的时候，它对自己人屠杀的热情，就要超过对所谓敌人的斗争的热情。

中共在建立军队的早期，在江西就发生过杀“AB团”的事件。当时我在学党史的时候就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为什么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它杀自己人杀的这么厉害。最著名的富田事件当中，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全部被处死，只有2个人幸免，剩下的1700多人最后还是被红军消灭掉了，整个番号都取消。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曾经在中华民国境内建立了一些武装割据的政权，我们刚才讲的江西是做为中央根据地，还有就是贺龙的湘鄂西。湘鄂西割据的地方经历了四次大肃反，使得原来的人马有5万多人减员到4千人，杀得整个湘鄂西地区只剩5个中共党员。

另一个大的地区是属于所谓的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在1931年4月份进入这个苏区，那个地方本来已经是红军占领了，已经建立了武装割据了。张国焘是中央派过去的，4月份进去9月份就开始杀人，仅仅在1931年9月到11月两个月的时间，当时他直接指挥下的红军就被杀掉1/10。但实际上根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被杀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字。1932年春天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来有1万2千人，43天肃反以后就剩下6千人了，其中在1933年的3月份一次就逮捕了3,900人，当时就杀掉了2,500人。这种作法，他杀人变成了一个目的，不管杀的是谁，杀当时的敌人国民党也好、地主也好、还是杀他自己的红军也好，他就是不停的要杀。

第二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这个组织它不仅在弱小的时候杀，有的人说弱小的时候因为它害怕敌人的渗透，所以它要清洗可能混入内部的敌人，但是这个组织它在强大的时候，就是应该有足够的自信的时候，同样的表现出来完全不可思议的对自己人的屠杀。

这个最典型的是在30年代末斯大林搞的清洗。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文革期间，看到家里有一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书，叫作《斯大林时代》。中国人都知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因为毛泽东有一个很著名的所谓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学说就是在和她的谈话当中提出来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原来一直在苏联，1949年被以美国间谍的罪名逮捕差点被杀了，后来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些史实，尽管这本书它对斯大林的清洗有人认为是过分的美化了，但是仍然提到在1934年党代表大会选进中央委员会的134人当中有98个人，就是70%的中央委员，后来不但被捕而且被枪毙了。另外在军队的清洗，大清洗几乎消灭了苏联红军整个的军官阶层。红军的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四万

多人被清洗，其中 1.5 万人被枪决，这个清洗到了什么程度？当时苏联红军的 5 个元帅当中的 3 个人被枪决了，一级集团军将领当中 4 个被枪决了 3 个！二级集团军将领当中 12 个全部枪决！67 个军长当中枪毙了 60 个！199 名师长当中枪毙了 136 人。当时苏联的一个将领曾经评论过，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官在任何一次战争当中，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就是军队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

当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在书里面已经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说这件事情是归咎于斯大林的自大狂，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明为什么一个自大狂的患者要去消灭他最忠实和最有成就的支持者，因为在 1936 年到 1938 年的大清洗的期间，应该是苏联比较有自信的年代。

第三个就是极少数人杀大多数人的怪现象。像张国焘派到鄂豫皖苏区去的，他在之前并没有在军队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他从苏联回国以后，进入政治局，然后被派到鄂豫皖地区，竟然能够把那个地区建立起那个武装割据地区的红军将领、地方干部和军队杀个血流成河。他是一个人去的。这还不是一个特例。

陕甘地区的刘志丹那个部队的肃反情况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从中央派到陕甘地区两个代表去领导肃反，再加上从鄂豫皖地区后来去的一些进行肃反的专家，就能够对当地土生土长的陕北红军进行大规模的肃反和屠杀。虽然说后来有鄂豫皖被肃反大屠杀以后的 25 军残部的帮助，但是毕竟当地更有实力的是 26 军、27 军的生力军。无论如何 25 军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应该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况且刚刚被清洗过的 25 军残部远远还算不上强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表现都是用一般正常人的思维没有办法理解的：中央派两个代表，就可以到那里去一杀就杀了几百几千人，而且杀的都是一些红军的将领们。

刘志丹本人也有很不正常的表现。当时他已经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对自己的捉拿命令以后，居然还自投罗网。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共红军各个割据的地方，都是由少数外来户指挥当地的肃反大屠杀的。如果是一个暴君，就像几十年以后的毛泽东，他掌握政权以后，没有人敢反抗，还可以解释一下，当时被杀的那些红军，被清洗的、被肃反的，本人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杀人者，他们当时是对政权、对国家极其不服从，才去造反的。结果面临自己人的屠刀的时候，就好像完全被抑制了。他们的那些造反精神在中共的屠刀、自己人的屠刀面前，连影子都不见，甚至连求生的欲望都没有。

这个在以前就有人研究过，为什么中共党员在被国民党抓捕以后，可以有的人表现的非常英勇，而被中共自己整的时候，就一点骨气都没有了。当然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有些被国民党抓去以后表现英勇和视死如归的，很多被认为是假的，是宣传的。但是我们这几代人确实是目睹了中共的党员，位子甚至高到国家主席，无一例外的在中共内部的斗争当中是轻易的就崩溃了。历史研究认为是国民党还给了共产党员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机会，而中共自己在迫害自己人的时候，是绝不会给那个被它整的党员有这个机会的。所以任何一个中共党员，当他在被自己人整的时候，他的牺牲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这个说法从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如果说我们把中共整个看成是一个魔教，那这一切就非常容易理解了。每一个加入中共的人，他所面对的就不是人

类社会的权威、政权和国家机器了。当他宣誓加入中共的时候，他的命就等于是交给魔了，就签了约了，他自己不能控制了。当这个魔要杀他的时候，他只能任其宰割。这个解释最简单，也就最明确的了。

从魔教的本质看中共的变与不变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中共统治前后 30 年有没有变化？如果说我们简单的把共产主义运动看成是遥远的为将来实现乌托邦的共产主义，那么就很容易相信所谓的今天的中共已经变了，说是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了。事实上共产主义在人类的实践没有一项是为了这个遥遥无期的共产主义的，而都是为了毁灭。

在《马克思成魔之路》这篇文章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历史上有过许多革命，每个革命都有一个目标，他举例说美国革命是为国家独立，法国革命是为了[民主](#)，只有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它的目标是永远革命。所以毛泽东就提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际上这是和马克思永远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文章）说，为了革命而实施恐怖和杀戮，除了颠狂的突发的暴力以外，革命就再也没有其它的目标了。他说这就是撒旦主义和普通人类罪行之间的区别。

如果我们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中共，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中共在本质上从来就没有打算变，也从来没有变过。你看它对人的杀戮，在《共产主义黑皮书》当中，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消灭了一亿人口，中国就有 6500 万，中国实际上是 8000 万，数字要更高，苏联、柬埔寨、北朝鲜几乎都是如此。

对人类宗教信仰的消灭，从苏联到中国无不如此，尽管它们自己相信知道有神的存在，只是说它们反对而已，因此它们对人类宗教信仰，以及对正神的信仰，它们就不遗余力的要去消灭掉。中共到今天这一点是最没有变化的。除了对中共效忠的几个宗教团体以外，对于真正的信仰它是致力于打压，以[法轮功](#)信仰群体所遭受的迫害最严重，还有就是不受中共控制的家庭教会、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信仰都受到严酷的打压。中共不管改革开放、表面上经济上有多少变化，在这一点上它是完全没有变的。

另外一个就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从大跃进的大炼钢铁到几十年如一日的砍伐树木，疯狂的无止尽的开发矿山、环境污染、水源污染、空气污染、毒食品，到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和正在策划的勃海水调入新疆，这些完全没有理智的、疯狂的折腾，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仇恨毁灭的实质来看，那都有最合理的解释了。而且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共执意要把追究四川豆腐渣工程的谭作人和追究三聚氰氨结石宝宝的赵连海判刑。就说它们对于任何要追究它们的毁灭行为的人是绝不放过的。

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如果中共真的变了，真的放弃了共产主义了，中国也变了成为一个正常社会的话，那么重庆今天的唱红就会被人当做疯子。可是今天重庆的作家穿着红军的衣服进北京，街上青年穿红卫兵的服装，全城都是文革、甚至文革之前的忠字舞式的文化艺术，而且这些还被[新华网](#)等官方级的喉舌媒体大肆吹捧。不管它搞这些的动机如何，这种做法能够大行其道，就说明中共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魔教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而重庆的打黑和全国持续 11 年对法轮功非法的迫害，都表明中共不遵守任何形式的法律和制度，那怕这个法律是中共为自己的统治量身定制的，它也不愿意去遵守。这也符合马克思对人类一切制度的挑战。今天百思不得一解的就是中共为什么对自己的法律都不愿意去遵守，都把它一脚踢开，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一切制度都要消灭的话，那就能够解释了。一般来说一种解释能解释所有现象的话，那么这种解释应该是最正确的。

中共和马克思的魔教、危害人类的共产主义、[列宁](#)的实践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无休止的折腾其实是来自[中共](#)的本性的，任何加入中共的人，都被卷入了不能自己，不能控制了，想要改变中共或者是希望中共改变的想法，都是把中共当作正常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因此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共从其老祖宗开始，就是魔教邪教，所以它的做法都不合人类的常理。因此要摆脱中共的话，就必须是也只能是来自于每个人的内心，只有内心抛弃中共才能摆脱这个魔教的控制。好，谢谢大家。



AB 团时期图片

首发：隐藏了 71 年的骇人惨案！

苏联内部的隐秘宗教行为

翻 墙:<http://tinyurl.com/3e3k442> 直连: <http://is.gd/1SzG66>

残忍地对活人开膛破肚非自现在始，在前苏联就出现了中世纪式的宗教迫害，一直被苏联严封锁，其中的三个个案被曝光只是冰山一角，其残忍程度已令人发指。

A、苏联高层教仪

在前苏联不但列宁脚踩十字架，仇视上帝、共产国际大理论家布哈林誓做敌基督，而且不少人被曝光在家里施行撒旦教仪，发泄对耶稣的仇恨：如苏联红军将领图哈切斯基 Tuhachevsky 元帅，他的女儿 Troitskaia 就曾写道，她父亲在寝室的东方一角放着撒旦的画像。而东正教徒通常是在此位置摆放耶稣的圣像。

索尔仁尼琴 Solzhenitsyn 在其巨著《古拉格群岛》中揭示，苏联内务部长雅哥达 Yagoda 的嗜好，就是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地射击耶稣的画像。他与两位同事经常一起参与这种仪式，这是共产党高层举行的另一种撒旦教仪式。

B、旧俄监狱与东正教

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

其中曾提到：“沙皇政府对于革命者还是相对仁慈的。列宁被逮捕以后，没有酷刑伺候，而是判处流放。所谓流放，仅仅是送往西伯利亚地区，并没有苦役和监禁，仍有相对自由。”

根据旅美学者程映红教授的介绍，列宁的母亲写信给沙皇当局要求照顾列宁的健康，列宁获准到西伯利亚的北国江南地区苏申斯克，那里气候温和，饮食无虞。列宁每天游泳、打猎、钓鱼，主要是散步，并且每月享受八卢布的政府津贴。他参加了一位流放同志的婚礼后，觉得应该借此机会跟他的女友克鲁普斯卡娅完婚。于是接来母亲和未婚妻，到教堂举行了婚礼。还雇用了一名当地女孩为他们一家煮牛奶做饭，新夫人则教女孩认字。这种旧社会的环境可能与传统信仰东正教的影响有关。

C、新旧社会两重天

1918 年之后，请看敌基督怎样对待基督徒，撒旦教怎样消灭东正教：著名的俄国东正教牧师 Dudko 报导，六名共产党员闯进了 Nicholas Tchardjov 神父的家，拔掉了他的头发，挖出了他的眼睛，在他身上砍了许多刀，再用一砣铁压住他，然后两枪将他射杀。此事发生于圣尼古拉纪念日前夕，它不仅是针对天主教的罪行，更是对圣人的嘲弄。

Lviv 城于 1941 年 6 月底被德国人占领后，美国的 O. Sas-Yavorsky 博士去那里找他被囚的父亲，并在监狱中见到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牧师。共产党剖开了他的腹部，把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放入其中。胎儿是从一位孕妇肚里取出的，那孕妇的尸体就躺在浸透了血的地板上。另一些目击者认出，这位牧师就是著名的传教士 Kovalyk。

ZynoviyKovalyk 牧师于 1941 年被布尔什维克抓捕，并囚禁于乌克兰 Lviv 的 Brygidka 监狱。同年，当德国人赶走布尔什维克之后，该城居民发现，那位牧师全身血迹斑斑被钉在墙上，手脚上穿着钉子，仿似耶稣受难一般。他们还找到约六千名被屠杀的囚犯，都是颈背中弹的。布尔什维克把这些尸体放在地窖，在尸体上堆放了大量东西，再用石膏覆盖。

基督教信仰上帝，撒旦教仇恨上帝，在西方是基督和敌基督两个阵营。

这用共产党的阶级恨、阶级敌人、阶级斗争的说词是解释不通的，牧师是与世无争的好人，不干涉政治，已经被取缔，不准传教，对共产教政权构不成任何威胁。

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共产党杀了四千个天主教神甫。

这是撒旦教长期洗脑的结果：撒旦教灌输的是“恶”，消灭的是“善”。这些凶狠的共产党员已经变成披人皮的魔，只是还不懂得生摘坚持传统信仰者器官再剥人皮，闷产声发大财！而这正是撒旦教所需要的“新人类”。

世界上有这样的政党吗？这不是撒旦教？是什么！

D、洗脑的两条渠道

撒旦教为了把人变成魔鬼，从娃娃开始抓起。列宁从 1922 年就提出建立教导共产主义思想的少先队。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亲自领导，以列宁命名的列宁少年先锋队在莫斯科诞生，并确定了口号：“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列宁选集》第二卷中，列宁论述了以控制中、小学教育，通过学生以影响、控制家长的方针。

撒旦魔教通过少年先锋队——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与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这两条渠道系统灌输教旨、颠倒真理，洗脑的结果对青少年特别可怕：

法国的一份俄文杂志《Russkaia Misl》于 1975 年 3 月 13 日报导了一件发生在前苏联的事：“俄国的 D. Profirevitch 有一对儿女，从小就被他培养成信神的人。自然，孩子们必须到共产党的学校去上学。他女儿十二岁时，有一天回家便对父母说：‘宗教是资产阶级的迷信。我们生活在新时代。’她完全抛弃了基督教。后来，她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一名秘密警察。这对她父母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随后，她的母亲被捕了。在共产党统治下，没人能拥有任何东西——无论是孩子、妻子还是个人自由。国家政权能随时夺走你的所有。

母亲被捕后，她的儿子大为哀痛。一年后，他上吊自杀了。

D. Profirevitch 找到了这样一份自绝书：‘爸爸，你会审判我吗？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名成员。我被迫签字保证，要向苏维埃政权报告一切事情。一天，警察召唤我，姐姐 Varia 叫我签署一份告发妈妈的文书，因为妈妈是基督徒，所以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我签了。我为妈妈的被捕而内疚。现在他们命令我刺探你，接着将会发生同样的事。请原谅我，爸爸，我决定去死。’儿子自杀后，这位父亲也被捕入狱了。”

这类儿童心灵被摧残的事实只是撒旦肆虐苏联的冰山之一角。

由比可见目前香港的家长们太明智了，为孩子一生勇敢地负起责任，大无畏地拒绝给孩子洗脑。

E、从量变到质变

从俄国的 D. Profirevitch 一家的变化可看到撒旦教透过大、中、小学教育使儿童发生渐变的过程：

孩子们必须到共产党的学校去上学——女儿十二岁时对父母说：“宗教是资产阶级的迷信。我们生活在新时代。”——后来，她加入了共产党——成为秘密警察——招来对父母可怕的打击！

接着弟弟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被迫签字保证：要向苏维埃政权报告一切事情——接着姐姐 Varia 叫弟弟签署一份告发妈妈的文书：妈妈是基督徒（等于反革命分子）——母亲被捕——弟弟为妈妈的被捕而内疚——接着他们命令弟弟刺探父亲——接着发生同样的事——弟弟写绝命书：“请原谅我，爸爸，我决定去死”——儿子自杀——父亲被捕。

结果：姐姐 Varia 走向似[谷开来](#)，弟弟拒绝走向似[薄熙来](#)，内疚痛苦得不堪而自杀！姐、弟走了两条路，父母只有路一条！因信仰而被处决！

幸而那时没有对坚持信仰的人士活摘心、肝、肾、眼角膜再卖死尸，剥人皮胶塑去展览。

F、谁最明戏？

《Russkaia Misl》：“在共产党统治下，没人能拥有任何东西——无论是孩子、妻子还是个人自由。国家政权能随时夺走你的所有”！

可怜的 Varia（被洗脑的秘密警察、共产党员），全家只剩她一人还活着，她照例自豪地唱着苏联国歌“哦，我们的自由的祖国！哦，它的光荣永无疆！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堡垒坚强！苏维埃旗帜飘扬，人民的旗帜飘扬！勇敢前进，朝着胜利方向。……”

中国大陆 90 后青年聪明、理智。人处红墙内，思想能[翻墙](#)，看透撒旦教天天在腐蚀青年、拖人下地狱。

参考资料：

《二十世纪俄国史》

《列宁选集》第二卷

VonRichardWurmbrand《Marx and Satan》